

法的DNA（十四）：乘

鄭振煌

「乘」字首見於商朝甲骨文 ，是會意字，上方是「大」（指人），下部是「木」（指樹木）。人在樹上，高出地面。本義指登上；一說這一形象像人騎在樹上，本義當指騎、坐，如乘車、乘船、乘馬。引申的意思，所乘的車馬也稱為乘，如一車四馬為一乘。推而廣之，一物加於他物之上，都可稱為乘。

乘有二種讀音，一是ㄔㄥˊ、chéng，動詞，意思是登、升等；二是ㄕㄥˋ、shèng，名詞，梵語、巴利語是梵語yāna，音譯為衍那。有乘物、運載、運度等意。指能乘載眾生，運至彼岸者；亦即指佛陀的教法。乘有大乘、小乘、一乘、二乘、三乘、五乘等不同教法。真實的教法稱為正乘，為導至真實教法所假設的方便教法，稱為方便乘；令轉方便乘而修正乘者，稱為救濟乘。

梵語、巴利語的yāna是中性名詞，字根yā的意思是「前往」、「移動」或「抵達」；後綴na讓yā具有多義，主要的意思是「前往或抵達目的地的方

法」，也可指「動作」本身。因此，在大部分佛典中，yāna（乘）是一種隱喻，以一乘、二乘、三乘的「車、船」等交通工具，隱喻佛法能讓眾生前往或抵達涅槃、菩提的目的地。

西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，也就是釋迦牟尼佛出生前一千年左右，《梨俱吠陀》（*Rgveda*）第十〈曼陀羅〉（*Mandala*）就提到「天乘」（天道 *devayāna*）幾次，也提到「父乘」（父道 *pitrīyāna*）一次，這二個讚詩中的「乘」，是最早用來指涉精神旅程的文獻，如說：「死神修餘乘（父乘），非修天乘。」此中的乘，與輪迴的結束有關。

西元前一千年，由吠陀經慢慢演化而成《奧義書》（*Upaniṣads*），共有一百零八部，更把天乘和父乘做了詳細分別，其中之一是以父乘為村民的宗教修持，而以天乘為林中隱士的宗教修持。第十部《奧義書》名為《廣林奧義書》（*Bṛhadaranyaka Upaniṣad*），約成立於西元前七至六世紀，又提到一乘（ekayāna）：「聖吠陀是一乘」，猶如河川流

向大海。

佛陀成道後轉法輪，沿用婆羅門教的現有名詞，但賦予新的含意。在原始的四部阿含經或南傳的五部尼柯耶經典中，乘的用法大都是指車、船等交通工具。最早以隱喻使用「乘」一詞的是《雜阿含經》，如卷二十八說：

阿難！何等為正法、律乘、天乘、婆羅門乘、大乘，能調伏煩惱軍者？謂八正道——正見乃至正定。阿難！是名正法、律乘、天乘、梵乘、大乘，能調伏煩惱軍者。

爾時，世尊即說偈言：「信戒為法軛，慚愧為長縻，正念善護持，以為善御者，捨三昧為轍，智慧精進輪，無著忍辱鎧，安隱如法行，直進不退還，永之無憂處，智士乘戰車，摧伏無智怨。」

經中，佛陀對阿難開示：八正道（正見、正思惟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）是能夠調伏煩惱軍的正法、律乘、天乘、梵乘、大乘。佛說八正道是正法、大乘，並非大乘佛教出現後所貶抑的小乘。

佛陀並以乘（車子）隱喻八正道：信心和戒（正語、正業、正命）是架在拉八正道這部大乘

戰車的馬頸上的曲木（軛），慚愧是控制馬的長繩（縻），正念是善護持八正道這部大乘戰車的車士，不昏沉不掉舉的正定（捨三昧）是車前用來套駕馬的兩根直木（轍），正見、正思惟（智慧）和正精進是車輪，無著和忍辱是保護車士和馬的鎧甲，安隱如八正道法而行，一直前進不退還，最終將到達無憂處（涅槃），有智慧的士夫乘著八正道這部大乘戰車，必能摧伏無智慧帶來的怨尤。

南傳《相應部經典》也有相同的紀載，佛陀對阿難開示：修習多修習八正道的每一支都可以「究盡調伏於貪，究盡調伏於瞋，究盡調伏於癡。」「應依此理而知，此八支聖道之增上語，亦稱為梵乘、法乘或無上之勝伏。」世尊更作如是說：智慧是諸法軛，常時為自轍，慚軸意為縻，護念為御者。戒資具為車，靜慮以為眼，精進以為軸，捨三昧為轍。無欲為覆具，無瞋害捨離，如是為兵器，忍辱以為鎧。以趣於安穩，以此已具足，為無上梵乘，智士出世間，一向伏貪等。」

佛陀善用譬喻、隱喻、故事等方法，解說人生宇宙的真理，乘也就變成各種佛法的代名詞了。（未完待續）